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九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八)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八）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徐鳳彩聖期

卽墨黃 坦參閱

薛恭敏公奏疏

疏

薛三才

議築寧前錦義廣寧開鐵等處敵臺疏

遼左敵臺

議照遼左南面濱海三面瀕虜曾無折柳樊圃之隔而寧前一線爲全鎮咽喉錦義僻在西北毳帳鷄犬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遼左敵臺 下露堂

相聞廣寧遼海居民稍密素爲虜所垂涎之地開鐵遠在東北孤懸天末三岔河蜿蜒其中東南千餘里之間五七十萬虜蜂屯蟻聚如奴酋叵測日圖奸睡于臥榻之側而懸抄宰煖昂乃等酋朝欵而夕叛西受賞而東犯搶日盤據而窺我門庭加之山路崎嶇林木障蔽在彼則易于掩伏在我則難于哨瞭往往二五十騎一二百騎潛形竊入或撲捉數夜或搶掠耕耘如鷹鵠之擊鳥雀無日無有至其擁衆大舉豕奔狼突隨處皆可闖入比烽傳羽報陽援之兵張皇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遼左敵臺 下露堂

馳至而賊已退矣及兵去而賊又來矣是賊得多方誤我之謀我犯無所不備之戒遼長而兵益寡備多而力益分益分益弱益勞益疲不待交鋒而敗形已見故頻年失利不啻殺軍殞將而寧前錦義遼瀋一帶居人殺虜幾空此皆緣無障可乘無要可扼故羣虜出沒無常以致地方受禍之慘至此極也先該前按臣張五典撫臣張濬俱議修遼鎮邊牆該部議覆先以原有二十萬金漸次興工今撫臣議建敵樓四十八座俱于城堡不及之地虜賊出入之衝四面皆有圍牆內仍蓋有房屋與前門敵樓規制微有不同依然一小城堡居常則屯軍一隊有警則屯軍三四百多置火器烽烟相望壁壘相聯卽有零竊可以躡而走也大舉可以夾而擊也排松可以趨而避也一勞永逸事省功倍防邊亦無逾于此者又自海州一堵牆起至三岔河止議築邊牆五十二里撫臣六月間親閱其工程已完十餘里高堅儘足捍虜此役成而長城半壁海蓋地方庶可免冰結蹂躪之患使遼瀋開原踵而築之勿責近效每年量修三五百丈十

年後可成金湯千里，未必非百年之利也。然而時諫未可輕議也。又東州等六堡，逼近奴巢，向因承平日久，俱殘壞塌倒，不能闢犬豕，今奴酋反側未定，宜乘暇俱用張包砌，以障衛居民，且使奴酋聞之，知我內備在在戒嚴，寧敢復狎而起戎心乎。

勦明山後失事併陳滿口停賞始末疏
滿口停賞始末
夫勦事亦難言矣，正為密邇於下，風鶴易驚，諸弁弟冀幸目前無事，奉虜如驕子，隨挾隨加，惟恐不及，諸酋習知我之怯虜而諱戰也，尋事挾賞，亦日甚一日。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滿口停賞始末

平露堂

卽如滿口一支，勦鎮舊未有賞，其夫起免西虜也，係屬夷伯彥打賴外甥，嘗往來勦門邊外，垂涎此賞，行打賴物故遂憑陵其子女，挾奪其賞物，且撲殺我軍丁，萬曆十年白馬一關，遂加賞物八百餘兩，此濫觴之始也。自此屢挾屢加，每加輒數百兩，至三十二年該關共加至四千餘兩矣，而大水黑谷二關之賞又在外，後起免灰滿婦改嫁阿輩，與起免長子乞炭亥歲相繼殺數年以來，挾而未甚，今其子溫布漸長，乞炭亥復與相合，而雄心復舉矣，踵起免之故智，屢為

其少于毛乞炭擁兵挾賞，夫石塘一路，前此所加賞歲取足于採辦者二千一百餘兩，名為柴價，半扣軍資，況可復有加增挾者，日加其誰不挾，夷欲無厭，長此安窮，臣與撫道諸臣計議，勦門有險，可恃，寧與相待，若能設伏出奇，可收斬獲，卽不然而據險守隘，亦足堵拒，虜欲挾新我，且停舊，相持日久，虜無所利，然後操縱可施，羈縻可久，臣等區區之見，所為疆事久遠計者，若此，伏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施行。

勦奴兵食第一疏

勦奴兵食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勦奴兵食

平露堂

臣惟兵家之勝，在于未戰，謂籌當先定也。奴酋世受秦養，公然背叛，陷我城堡，殺我將卒，屠戮我人民，罪逆通天，神人共憤，廷議僉謂當殄滅此虜，用振國威。恭奉 明旨，曰：征勦日捷，伐亦曉然，傳布于海內矣。先是，臣等會議調兵募兵，令用五萬，時遼瀋危在旦夕，徵兵于遠，無當緩急，故止。議就近調募，為聯絡防禦之計，云爾。今廟議已決，計勦伐，非倣征播征倭事例，用兵十餘萬，欲以示壓卵之勢，收覆巢之功，猶是不可幾之數也。按朝鮮之役，宣大二鎮共挑選馬兵

五千山西一千。今虜封雖定，爭端未已。西鎮兵馬固未可多撤，一面照前數挑選，一面募補此額。遼左得援兵之助，西鎮無缺伍之虞，或亦可行乎？往者征倭調浙江水兵四千，又召募步兵四千。今征建州水兵無所用之，止調陸兵四千，亦一面召募補足原額。此時汛期將畢，陸續募補，以備明春分布汛地計未晚也。又往時南直隸狼山兵亦可調用二千，湖廣土兵四千，四川土兵六千，此輩輕剽便捷，登山如飛，以當奴酋步兵，更爲得力。至河南毛葫蘆兵，往曾調數千征播，此皆應募調之兵也。又嘗調寧夏鎮城兵一千五百，陝西甘肅三鎮各借五百，而延綏則調入衛兵一千七百，又發銀召募一千三百。今延鎮入衛兵馬先已調發出關，而寧夏陝西甘肅諸鎮在在有多事，或未必有兵可借，請照往日延綏募兵之議，各鎮分募若干，併買馬匹，各差慣戰將官統領援遼，錢糧卽於京邊內開銷，亦各鎮緩寇之誼也。畿內八府先已行文召募，河南山東皆近畿地方，亦應分投募兵，每州縣有必拘定名數，但取有勇力技藝者，如此徵募，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于海內騷動矣，猶不及五萬之數，至于潢江一帶，磧徒先徑移書督撫設法招集，近得督臣汪可受手書謂已招有數千，此則在前議五萬之數者也。督臣又謂密諭北關報有精兵萬人，併移檄朝鮮亦整兵以待矣。朝鮮受我卵翼，得保舊封，其圖報當不後于北關。用此十餘萬兵馬，豈原議百萬錢糧所能濟事？大約行間用一步軍歲費十金，用一馬軍歲費二十金，此尋常防禦之槩也。當此危急之秋，使人冒鋒鏑蹈白刃，非有厚糈豐犒，何以得其效力？况安家買馬製器等費，又在月餉之外，故曰數米而炊，不可以治三軍。倭之役，費至七百八十餘萬，播之役未及募年，亦費二百餘萬，而川湖貴三省民間買馬運米加派私貼之費，又不可數計。此臣待罪楚中時所目擊者也。今遼人能堪此乎？一銖一粒，勢必取給于公家，卽以三百萬計，猶是略約之數耳。蓋當夷虜交誼之時，爲勦滅奴酋之舉，必守者自守，戰者自戰，禦虜者禦虜，勦奴者勦奴，然後兵力不分，而舉事萬全也。調募之兵，旣十餘萬，合以遼東堪戰之兵，大約不下十二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萬人內以三萬人聯絡東西專備禦虜之用征勦奴酋者可得十萬人總領大將非得四五員不可及查征播八路進兵用大將六員副參二員征倭水路並進用大將四員是以羣力畢効而收功于一舉今大將自李如相外合再用四員各隸以參遊等官六員而經畧標下另設標兵遊擊二員此必不可少之官大將如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柱其選也似應再起二三員添註五府僉書以備推擇而副參遊都等官聽經畧督撫便宜委用凡遼將素負勇略曾經戰陣廢閑在家者皆可委也其各鎮統領援兵入遼者率多選擇之官亦可酌用也

皇明經世編

薛恭鮮疏

勸奴兵食

平露堂

請勸奴酋酌議兵食第二疏

勸奴兵食

奴酋背逆自干天誅廷臣建議咸謂不滅此小醜無以威示四夷聖怒赫然特下征勦之令臣部職在司戎敢不肅將天威咨籌兵食先謀兵五萬餉百萬止是就近調募防捍目前未及于征勦之役也國家舉大事興大役必筭無遺策動不後時然後能一舉而收萬全之功奴酋雖小醜其威力足以吞併

諸夷其才力足以糾連諸虜鳴鏑控弦之衆不下五六萬我兵調募者卽以一敵一得失且未可量況多不習戰之兵乎臣部續謀十萬併北關朝鮮之兵亦在數內實止得八萬耳先是臣等會議五萬募兵居其七今已匝月遼左召募尚不滿萬聞遼人曩時應募者一隸兵籍遂同永軍非甚無聊誰肯以軍遺子孫且糧餉不厚器械不具亦非所以招徠壯士也寧前開原聚落本稀招募故難廣寧遼陽海蓋三道若懸令如招家丁之法豐其糧糈而不隸于軍籍按馬甲仗等項俱官爲製備勇力技能之夫必有出而應募者矣既廣招募又不得不急徵調蓋薊保援兵不過萬餘加以南京登州兵四千五百真係快壯六千止得二萬餘遼左募兵見不滿萬卽再募萬餘僅得二萬合之不過四萬人耳非徵兵南北安所得八萬精兵而用之兵勢既盛然後問謀得行而北關朝鮮之兵始爲我用也督臣汪可受貽書于臣謂招一壯丁須得安家銀五兩廩甲器械銀三兩鞍馬之費又須十四五兩而月餉不與焉計募軍三萬費亦二十

皇明經世編

薛恭鮮疏

勸奴兵食

平露堂

餘萬矣。調兵安家銀近者三兩，遠者四五兩。各將官家丁亦然，以五六萬人計，又得二十餘萬。先議百萬，今止得見銀六十萬。爾大兵既集，而糧餉不繼，變且虞。脫巾，何言勦賊哉？寧夏播州役未及募，費各二百餘萬。而民間轉輸不在此數。奴酋蓄謀四十年，帶甲五六萬，東西諸虜互相連結，非若楊酋啖賊突發于一旦，而坐困于孤巢者也。故昔之剿播，剿寧夏賊易，而今之勦建夷難。東夷之為酋長者數十，各擁部落數千。異時王杲王元堂仰逞諸奴，猶且奮其螳臂，逆我順行。今奴酋吞併諸酋，盡奪其部落，是昔止一酋之力，而今合數十酋之力也。故昔之剿諸酋易，而今之勦諸酋難。臣非不念多徵兵，則海內騷動，多發餉則國計空虛。顧上欲為朝廷伸撻伐之威，下欲為遼左規一勞永逸之計，不得不摹倣征播征倭故事，指陳其大略如此。乃議餉三百萬，說者謂是書生數米量美之見也。臣自惟知識淺陋，倘無能佐軍國大計，度奴雖暫退，勢且復逞。經略既至，而兵餉未集，恐亦難於措手。臣又何辭于不蚤計之罪。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勦數族食九平露堂

覆議水蘭事宜疏

看得貴州巡撫張鶴鳴題稱黔蜀土司錯處，每遇爭殺，軍民受害。自水西安堯臣病故，遺妻奢社輝幼子安位，方在襁褓。奢崇明乘機欲爭先世暗償水西地土，以隴氏係社輝之母，奢崇德奢崇儉係社輝之弟。崇明之子奢寅起兵起殺，逐占隴氏崖上崖下地方百里，趕逐宗目奢辰母子，百姓俱投水西寄住。川貴叅將周天祿陰為左袒，要將奢崇明照安國亭事例革去冠帶，責令取回隴氏，并逃水西百姓，仍舊安插。故上兩省委道臣勘定，原立碑界，然後準復崇明冠帶。奢寅之惡，神人共憤，應行兩省撫按會勘正罪，革其襲替云云。又看得四川巡撫饒景暉題稱水西自安國亭以來，垂涎蜀土已非一日。今則誘沙標等假崇德之名，以紊亂宗枝，陰謀爵土。雷安民係劉國用之黨，國用先有立崇明之功，後有弑崇明之謀，被奢寅并其妻孥嬰孩而斃之。安民入水西為謀主，率兵攻烏箐，以致蹂躪夷民罪，將何辭？若夫以賊正西二里社輝輾轉支吾，供報不一，而誘引沙梯等，混亂宗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水蘭事宜十平露堂

枝，且言崇德為効忠嫡派，意欲攘取蘭地，陰圖襲替。

豈知宗圖具在，御前兩姦何愚，發此難端，乞將奢

崇明薄貸，奢寅重加創懲，奢社輝并加重治，仍行查

照會參情罪會勘，若果係蘭司償地照舊管業，若不

係償地數內，無論管業久近，俱應退還云云，為照水

蘭相構各執一方，據黔蜀兩撫疏陳顛末，詳哉其言

之矣。顧黔蜀之處，分微有異，同則水蘭之紛爭終難

結局，故自黔撫言奢寅不宜爭正西以賦之地，致起

弊端，併臚列其諸不法狀，而欲革其襲替以及其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崇明之冠帶如此，則社輝之計遂矣。其何以服永寧

之心，自蜀撫言社輝不宜假崇德崇儉之名，紊亂宗

派以陰圖其爵上，而欲將正西以賦二里，查非賠償

不論管業久近，斷歸蘭州。如此則奢寅之欲足矣。其

何以塞水西之口，今照兩撫併案臣疏，僉謂必須勘

明地界，以杜後日爭端。夫天下無懸斷之事，則勘之

誠是也。但以賦正西之地在水西自社輝始侵占者

乎。抑自社輝以前，安氏所久據者乎。在蘭州自崇明

始被占者乎。抑自崇明以前或賠償或侵奪者乎。此

則不待勘而可知者也。倘自社輝近日所侵自崇明

近日被占，則蘭州守土自應還之。蘭司若侵占不自

社輝，被占不自崇明，則各令照舊管業，不必以久遠

之事。又開一番爭端，所謂以不治治之者也。奚待勘

哉。若夫崇明承襲宜撫，屢經兩省結勘，撫按會題，欽

依管事，業已多年，奢寅係崇明之子，非奢寅襲替而

誰也。水西即有移山倒海之手，豈能悖違明旨，自

行廢立。在崇明正不必過為疑懼，自生枝節，乃亦以

野鬼之女辱社輝，此如市兒相詬，口無擇言。水西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目，亦何用借此挑激，以自快其私也。隴氏安氏沙梯

沙莪奢辰等，併所帶五百餘家，幾近二千名口，隨住

水西，終非事體。且究竟作何下落，應還蘭州安插無

疑，但奢寅蓄憤既久，懷恨日深，或秋豺狼之性，能保

其不甘心多命乎。在社輝誠不必發兵殺送，致啓數

端。在奢寅亦不得暗害陰謀，又釀禍本，嚴加禁戢，責

在四川撫道矣。雷安民傳訓等，蘭所深恨，而水西獨

倍加親昵，且藏匿寨中，意欲何為，無怪乎奢寅得藉

為口實也。即不必獻出蘭州，快其睚眦之怒，斷不可

仍留水西終爲媒孽之根合聽蜀中提問以撥置之
罪罪之水蘭應各無辭耳

覆議薊鎮事宜疏

看得薊鎮接軫山海于京師爲肘腋之區于遼左爲
唇齒之勢自奴酋發難諸虜生心一切戒備視平時
更當加嚴閱臣潘汝楨奉命閱邊躬親巡歷得于地
方耳目之真者具題十事內除助功宜覆另疏題敘
不議外其補練宜速等九事相應列款酌議覆請伏
乞 聖明裁定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一曰補練宜速自遼事告急薊門兵馬調發援遼者
先次五千續又四千其續調者皆新募兵原非薊兵
之額而先所調五千非各標營之選士則入衛西兵
之上驕也薊兵堪戰者亦自有數挑去精銳五千此
皆當伍當什之兵本鎮亦幾于空虛矣其主兵允宜
照額募補卽頂食援兵名額而給贍援兵家口者于
遼東新餉內支銷則薊餉固未嘗加也至于西兵入
衛者薊鎮止給行糧勢有難于募補今臣部方議撥
京營選鋒軍三千餘分防薊鎮此不啻足抵西兵之

額矣東事既平援兵撤回此九標十二路內額軍逃
故者何月無之或一二月之前預爲懸缺以待固不
難安頓此數千人也至于訓練一節全在演習弓矢
鎗砲等器舊兵猶不可一日不與器相習况新兵乎
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戰調宜審各邊皆以斬級爲功而薊門獨利用
守何也非獨迫近陵京虞于啓釁地則重山爲限虜
則錯帳而居越險以搗巢豈惟得失難量抑亦順逆
難分往威繼光鎮薊時兩出塞而兩失利 朝廷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置不問至尤繼先紅艸溝之役斬馘三十餘級諸酋
信信而起東協遂歲增賞銀二千餘兩此非已事之
明驗與惟是偵探明而隄防密伺其來犯併力夾擊
大則如昔年棒槌崖之役小則如近年孤山之役皆
所謂漢過不先者也閱臣禁諸將之出搗而勵之以
迎擊真得以守爲戰之策薊門瞭望全資南兵每臺
不過四五名何堪復有摘發而不塘一路滿旦母子
巢穴甚近年來屢次窺犯而不獲一逞者朱萬良捍
禦之力爲多何可調之東援以自撤其藩衛也臣部

前疏已明言本官之不可調矣。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日要地宜防。薊門重山疊障。險固足恃。而當兩山未合。塞水直衝之處。虜騎可以橫馳。如所謂潮河川喜峰口劉家口者。不一而足。水勢洶湧。不可以城或列木柵。或造浮梁。亦旋築旋壞。非獨時調舉。盈爲難也。年來修築邊牆。必先衝口。凡兩山斷處。皆築有敵臺。設有火器。爲可夾擊。一切守禦之備。較各處似密。閱臣日擊要害。更爲綢繆之計。正如善護身者必于風寒可入之處。洵爲長慮。合行申飭該鎮。凡係衝口。可通大衆者。增固城壘。厚集屯戍。多者千人。少者數百。協營標營兵馬。更番貼防。騎射槍砲。時常演習。此則隱然虎豹之勢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日偵探宜明。偵探係軍中耳目。薊鎮舊設有直撥橫撥。皆是役也。直撥夜行。晝伏深入。虜穴察其情形。橫撥沿邊瞭望。遇有聲息。接續飛報。其尖夜皆食雙糧。而另犒以衣鞋之費。所立賞罰格亦甚嚴。年來稍稍異矣。欸貢日久。虜帳漸徙。直撥踪跡。不能逃諸屬。

皇明經世編

薛奉敏疏

薊鎮事宜

左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薛奉敏疏

薊鎮事宜

左 平露堂

夷。往往賫粟米布之類。託處於其帳內。而屬夷則韓以諸虜情形。語我故虛實多半。其沿邊橫撥。又狃習小利。或聚而砍板木。或散而採菌蕈。故亦多爲賊夷所撲捉。此固細人以身殉利。亦緣將領侵尅其糧糈。而賞罰不必信也。閱臣議以簡選稽查。責成各道。核其探報之虛實。以爲賞罰。而臺兵烽軍。亦按籍查點。中有儉安離信者。併罪千把總。有占役買閒者。併罪將領。懸令而致行之。將領中千把總等。自不敢以苟且塞責矣。偵探寧有不明。而守望寧有不密者乎。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日南兵宜恤。南兵以臺爲家。妻孥俱栖止其上。故其守瞭最勤。而其食糧亦最厚。南營將官。率輕視之。諸所廢削。不廢不止。南將之當裁。非自今日矣。夫四路臺兵。總屬一南將。裁一南將。而分屬于四路之爲。恭遊爲守提者。是昔之苛南兵一。而今之苛南兵者。九拒虎進狼之說。誠如閱臣言。臣待罪密雲時。凡南兵之補額登臺。及造糧散糧等項。業已屬之該道。路將守提。止任稽查。不任收革。舊時剝削侵漁之弊。庶

幾一清至于操臺一節原爲演習鎗砲弓矢等技使手與器常習而南將多假此爲占役虛冒之實查臺時有名無人輒以調操爲辭臣在薊門禁南將之調操止令就近操練或十臺或五臺千把總等官卽其地而較習焉各定以期日辰時就操申時歸臺則操調不廢而守瞭無誤閱臣所謂畫地而分操之計日而時操之蓋此法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保甲併守沿邊村落星散而居往往爲虜所垂涎故築堡以衛之而又虞堡民不能自爲捍禦也又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卷之七

平露堂

撥軍以防之然則軍之防堡以爲民也奈何獨以巡警責之軍而堡民則終夜安枕不與聞擊柝之事乎閱臣議倣保甲之法令堡民與防軍共編一冊每夜各輪數名上城巡邏上山瞭望有警併力攻打有功一體旌賞誠得聯絡軍民守望相助之意第村堡離遠遠者或十餘里近者或數里從山麓至頂紆迂曲折尚不下數里往來巡邏稍屬不便臣往在薊會行馬軍帶砲夜巡之法似與閱臣所議亦相符合蓋山上原有臺烽軍兵爲之守瞭矣而山徑隱伏有瞭望

所不能及者零虜常得緣徑而入臣嘗令防堡馬軍每夜輪流十名每更二名各攜一砲巡邏各禁口遇有警息急放一砲外則臺烽知覺內則堡軍驚醒可以共相應接而虜聞砲聲亦且抱頭鼠竄矣至于堡民則令其編立保甲每夜輪流十名亦每更二名周巡堡城之上此則重門擊柝之意也然非責成有司則保甲之法不立而同仇之誼不奮如馮家堡民劉大江等同心禦侮卒保孤壘更宜首加旌賞激勸將來伏候 聖裁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卷之七

平露堂

一曰夷市常防夷市之貿易不獨資其板木之利亦借此以羈縻之也無奈奸民兌換手者操狙獮之術以愚木夷而罔市利雖峻法繩之不少衰止此啓鑿在內爲可虞也而夷人雜沓口外皆賣木爲名安知無奸細之窺探狡夷之竊發乘我所不備者乎此則伏戎在外爲可虞也閱臣議潘家桃林二口換手自遵化遷安二縣民外不許營充而又爲之限人爲之限口爲之平價所以防奸恤夷者爲甚備潘家口與喜峰口相連屯戍相望兵衛頗周而桃林口僅設一

守備寥寥軍丁不足以示彈壓。臣往與永平道劉澤深議欲移建昌營駐劄其地。今閱臣議以建昌營移居南兵營城內以人馬二分輪守桃林。以一分仍在建昌防守冷口。允得彼此相顧之意。第建昌營已經督臣議裁併其兵馬于山海鎮右營遊擊。則右營遊擊或仍駐劄建昌。而分兵以防桃林。或移駐南營。而分兵以兩防桃林。建昌合行該督撫衙門覆議施行。伏候 聖裁。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前經事宣

卷之一 平露堂

一口資格宜破武弁一途。原不可拘以資格。無論遠昔。卽近時名將起自徒步者。指不勝屈。奈何以世職武科。繁海內豪傑之士。顧自納級一途。多以資進。而倖門日開。真贗莫辨。矯枉者一切禁格之。而武健勇猛之夫。家非世胄。名非武科者。遂無由以自進。當此邊疆多事之秋。閱臣所以有破格用人之議也。今後各督撫衙門咨用納級。務詳開其履歷功績。如所謂以殺賊爲案。以戰功爲程者。其在腹裏。曾經手格剿盜者。亦得以殺賊論。不得止以對偶數語。泛爲摹寫。其非由督撫咨用。及雖移咨而無經戰殺賊實蹟者。

本部槩不推用。如是則免置之士。不以資格拘。而銅臭之徒。不得以冒級進。廣羅網之途。塞鑽刺之實。事固並行而不悖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軍力宜養。三軍之所作者氣也。所致者力也。將帥之于士卒。必居平分。甘共苦。常鼓其同體之氣。然後臨事蹈火赴湯。能奮其必死之力。今將官之愛卹軍士者有幾乎。自大帥裨將。以至于千把總等官。遞相攫取。真所謂層層有竇。等等相食。而總出于軍士之脂膏。夫平時痛癢不相關。又從而朘削之。一旦驅之鋒鏑。冀其奮不顧身。庸可得乎。然禁令非不嚴。糾舉非不密。而此輩貪冒不止者何也。凡工于漁獵者。必巧于彌縫。當事者第見其才能捷給。更爲延譽。則漏網于吞舟。而人皆有倖心矣。各道之于各將官。營伍事務。一切相關。隨事查察。本有不得其情實者。如註債帥以上考。非不明則不公。該道亦無所辭其責。以此責成該道。不獨可以別將官之白黑。且可以窺該道之淺深矣。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請勅兵工二部速議修造戰車火器疏

戰器火車

竊惟京營額設戰車火器不獨以供操演所以備緩急預不虞之用也查得軍營十枝額該戰車一千四百輛自三十六年間已多破壞移文工部先修二百五十輛至今止修完二十輛耳其二百三十輛尚未修造續又被損三百五十九輛因該部前項車輛未經造完臣等與巡視衙門計議權借京營積貯修理營房銀一千九百三十餘兩併拾取舊車木料分委中軍等官周基命等見在修造其餘損折不堪者尚多也又雙輪火車禦虜最得力每具費不過五六兩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戰車火器

主

平露堂

邊地嘗用之營中不當添造乎火器鎗砲原額七萬九百九十二具內查堪用者止四萬六千餘近以遼左告急借發三千六百具止存堪用者四萬二千餘平往有發廠修造者第加火漆以爲新物其實皆舊器也營中操演間有炸裂職此之由至如盔甲十萬五千餘頂副亦十餘年不更製矣內破壞者一萬八千餘而選鋒之明盔甲七千頂副則大半多破壞者也其帽兒盔紫花甲九千零二十頂副則什有三破壞者也此在平時操演且不足以壯軍容脫或有事

此敵車朽器何足以供禦侮之用乎又內庫所貯銅鑄火器如滅虜砲佛郎機之類略一試用便即炸碎此亦須逐一試驗另行改造者也抑戒之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夫無事之時且爲戎作之備况今遼左之患漸迫于門庭乎此事隸

工部日見該部爭執大工錢糧一疏亦諄諄以修造戰車火器爲言但工費煩多尚無成議伏乞勅下兵工二部刻日會議前項器具應修造者若干應另造者若干合用錢糧若干兵部特選一才幹司官會同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戰車火器

主

平露堂

工部廠司官監督工作而驗視良楮則屬之巡視京管科道庶官有專責工無冒破至于製造員役務選巧心慣手之人舊時廠役工拙居半而乾沒成習慎擇而精覆之是又在監督部臣矣

覆練火器以壯營伍疏

釋罪將練火器

竊惟中國禦虜長技無如火器故京軍十萬火器手居其六承平日久人與器不相習弓箭難于見巧火器易于藏拙于是力不能挽強者皆以火器手自詭點放多不如法其號爲習者睨視良久火門始燃亦

未必命中也。近委二三中軍千總善此技者分投教練以雙根激勵之。稍稍肄習。然猶未能成列。其以火器竹筴長鎗短刀什伍相比兼川迭出。自成一行陣者。無如原任叅將今繫獄張名世之爲工。名世亦自請練成三千人。願當一先鋒。此雖其急于見長。顧其陣法似非塵飯塗羹之具。若以一教什。以什教伯。練成三千。因以將教將。以卒教卒。須之歲月。便可得數萬人。不獨精采改觀。抑且胆氣增壯。無事可恃。以建威銷萌。卽有事亦可使連營布陣也。正統乙巳之變。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卷之一
練火器
平露堂

石亨楊洪皆以重辟繫獄。于謙出而用之。卒得其力。卽自奴酋發難以來。遼弁脫囚服而攝將者。如李懷忠。修鶴年輩。亦復不少。皇上蓋操不測之權。以鼓舞將吏。使人各自致其用。何獨于衆所推轂之張名世而顧靳之也。臣亦未敢遽爲因請釋。俟其製器練陣。果有成效。臣等與巡視二臣共相較閱。然後敢以贖罪請。如悠悠無實效。仍還其縲紲耳。至委兵部司屬每營二員分隊訓練。此尤提綱挈領之言。自臣等揭示營軍。更替老弱。俱免停糧。諸以子弟告替者。已

不下二千餘人。漸替漸多。可使營軍盡可精壯。但不教不練而遽使從戎。則不盡壯卒之用。教練十萬多軍。而倚辦一手一足。亦不盡練士者之用。臣故拳拳復申前請。摠因遼事告急。冀及此時。一振京軍之積懦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疏
卷之一

練火器
平露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四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子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張 垞 幼青參閱

王都諫奏疏

疏

王德完

救荒無奇及時講求以延民命疏 平糶

臣聞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
年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天下內外蓄藏可指而數也

皇明經世編

王都諫奏疏

平糶

平糶

京師漕粟僅支四年之食各省倉庾竟無卒歲之儲
強家人戶舊不接新細氓窶夫朝不謀夕歲當豐穰
猶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填溝壑昨年四方災沴盛行
蠲賑不遺餘力然困倒庾竭莫可誰何頃以撫臣請
賑饑漕粟二萬石尚且難之設有方二三十里之災
數年之旱安所取給中外稟廩可爲寒心臣聞易誠
思患預防書稱先事有備災荒之年民多代桑柘鬻
妻子流亡歟徙不忍見聞廟廊之上宵旰咨嗟郡邑

之間倉皇踟躕積貯無素常自懊悔及災傷甫起年
穀方登上下嬉愉絕口不譚積粟惟俾天災之不至
罔虞荒政之不修其於先事預防之訓何似此臣所
爲歛歔而歎息者也夫穀有貴賤用有輕重惟握其
輕重之權則財可足而民可安管仲曰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
重李悝曰糶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
則國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此齊之平準
魏之平糶爲富強之根抵積貯之楷模也夫農夫作
苦無間豐凶歲凶苦穀貴無錢可買至豐年始得石
粟則公私督責交迫一時又苦穀賤所售無幾終歲
勤動轉眼罄空迨至凶饑依然餓殍今年水旱之災
雖有想豐穰之處必多臣等愚見宜及此時遠體管
仲之遺意講求李悝之良法令於豐收去處借支官
錢廣收平糶隨市價低昂量增數錢以勸稼穡待至
歲有饑饉減價糶賣以救凶荒仍令各處修葺常平
倉平廩一省錢糧通融支給各隨州縣之大小戶口
之多寡爲積粟等差其斛斗則式務令較量如一相

皇明經世編

王都諫奏疏

平糶

平糶